



火焰

斯巴塞著

火 焰

〔阿尔巴尼亚〕 斯巴塞 著

李 化 翟世雄 高 晔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火 焰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260,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1\frac{1}{2}$ 插 页 2

1975 年 12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5 年 12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书 号 10019·2329

定 价 0.90 元

社会主义革命化运动的颂歌

勤劳、勇敢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和光荣的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目前，阿尔巴尼亚全国到处呈现着一派朝气蓬勃的革命景象。阿尔巴尼亚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的周围，正在努力实现党的六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最近几年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化运动，以及为此而采取的精简机构和下放干部的措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阿尔巴尼亚著名作家斯泰利奥·斯巴塞同志的长篇小说《火焰》，就是一部热情地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化运动，描写下放干部的优秀小说。

作者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积极响应恩维尔·霍查同志和劳动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带头报名参加要求下放到山区锻炼的青年干部——库伊蒂姆·莫拉瓦。

库伊蒂姆是革命烈士的子弟。他的父亲在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时期英勇作战，壮烈牺牲。他的母亲和妹妹也被法西斯分子的机枪夺去了生命。阿尔巴尼亚全国解放以后，在恩维尔·霍查同志和劳动党的亲切关怀和培育下，这个孤儿在地拉那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库伊蒂姆被分配在中央部门

工作，当上了研究生，考取了副博士，成了首都地拉那有名的兽医。从孤儿到副博士，地位变了，生活不同了，思想也起了变化，库伊蒂姆“主要考虑的一件事，就是想要建立一个温暖、幸福和舒适的小家庭”。

正当库伊蒂姆沉缅于“科学学位”、“重要职务”和“幸福的小家庭”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干部下放、支援山区建设的号召。库伊蒂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冲破了来自未婚妻巴尔扎及其父母的重重阻挠，毅然地推迟了婚期，在本单位第一个报名要求下放到最艰苦的山区去。

库伊蒂姆来到马里卡依山区以后，在劳动党农业合作社基层组织的领导下，在广大社员的支持下，积极投入了建设山区、改造山区的战斗行列。他和当地的先进分子一起，同以焦尼神父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同落后的旧风俗、旧习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顽强斗争。他热情地参加了向荒山要粮、抢救牲畜和修建新牲口棚的劳动。他以顽强的毅力为改良牲畜品种、为解决母牛不育问题、为提高奶牛的产奶量而从事着科学试验。

这样，作者通过典型的艺术形象，歌颂了恩维尔·霍查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全国开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化运动，歌颂了为此而采取的精简机构和下放干部等英明而正确的措施。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阿尔巴尼亚的广大青年，也同样具有这种优点。《火焰》出色地塑造了库伊蒂姆、萨拉、法塔、马尔库、彼特里、丽莎等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人的形象。他们继承和发扬了老一代革命者的光荣传统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们敢于同反动势力、旧风俗、旧习惯展开坚决的斗争，同旧的

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他们在改天换地的斗争中，战胜了右倾保守思想，成为开垦包古山的闯将。他们是阿尔巴尼亚的未来和希望。阿尔巴尼亚青年一代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忘我的劳动热情，是值得学习的。

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指出：“全党、全国都应该起来火烧一切践踏党的神圣法律的人，砸烂他的脑袋，保护妇女的权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化运动，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唤起了广大的农村劳动妇女冲破旧风俗、旧习惯的束缚，勇敢地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战场。作者在小说中突出地刻划了劳动党马里卡依农业合作社基层组织的女书记佐卡的形象，使我们看到了她所代表的阿尔巴尼亚新一代劳动妇女。

佐卡是个土生土长的山里人。在劳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在地拉那党校学习以后，她带着建设山区、改造山区的豪情壮志回到了马里卡依。她遵照恩维尔·霍查同志和劳动党的教导，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同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化运动的阶级敌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同时，为了改变马里卡依农业合作社落后的生产面貌，她和广大社员群众一起，制定了先进的生产规划，大战穷山恶水。在佐卡的带领下，马里卡依的广大劳动妇女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勇于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积极从事农牧业生产劳动，冲破一切束缚她们手脚的罗网，砸碎一切奴役她们的精神枷锁，以她们的革命行动，给了阶级敌人和代表旧风俗、旧礼教的习惯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伟大的中阿友谊和战斗团结，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领袖恩维

尔·霍查同志亲自缔造的，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是经受过急风暴雨考验的，是牢不可破的。今天，在我国翻译出版这部充满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战斗激情的阿尔巴尼亚小说《火焰》，我们深信，这必将使中国人民进一步了解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战斗生活，使中国读者受到教育和鼓舞，并进一步加强中阿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

中阿友好公社文艺评论组

一九七五年十月

第 一 章

这是一个星期五的早晨。库伊蒂姆·莫拉瓦独自一人躺在屋子里。朝阳的光芒正在奋力透过细纱空花窗帘照进房间里来。一缕阳光照到屋角那个搁满书籍的书架上，被挡住了。可以看见地板上还零乱地堆放着一些书籍。另一缕阳光照着悬挂在书架附近的镶着镜框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面貌崭新的、有着许多一层和两层农舍的村庄，农舍的墙壁白得象牛奶一样。

最近一段时间，库伊蒂姆的心情很不平静。党中央发表的“公开信”，他从广播里听到过，从报纸上读到过。通过在基层党组织和工会小组会上对这个文件的学习和讨论，他认识到人人都应该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而在本单位的职工中，自己又完全是有条件下去的。星期六下午即将召开最后一次大会，志愿去山区的人就要进行报名，到时候自己一定要积极带头。

但是……

每天的报纸和广播总是引起他那么多的回忆，牵动他那么多的思绪。夜里躺下，总有好一阵睡不着，到了白天，自然就很疲乏。这天早晨，他同样感到十分倦怠。他迟迟没有起床，这是因为要等机关的电话，电话将通知他什么时候随同部长会议的畜牧视察组到郊区的某个地方去视察。

一束阳光把他的注意力引向房间的另一个角落，他把目光

投向挂在墙上的另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被焚毁的布满瓦砾的村庄。

“我的童年！”他感叹着。这张照片立刻把他的记忆带到了遥远的过去。

……那是1943年秋天一个晴朗的下午，警报传遍全村：“纳粹分子和国民阵线分子到这里烧杀来啦！快跑啊！”这时，他母亲刚赶了两小时路从山上回来，正在卸下背上的一大捆柴禾。她手里拿着绳子，心慌意乱地走进屋里。“库伊蒂姆，法西斯分子和国民阵线分子来啦！领着莉丽，咱们到黑瞎子洞去躲躲！”她一边说，一边迅速穿上爸爸的家织粗呢上衣，又披上一条旧的、过去招待客人用的家织毛毯；把自己的粗呢上衣给莉丽穿上，又给她套上一件羊皮袄；然后背起几小口袋干粮和事先准备好的一麻袋衣物，匆匆走出了家门。他们来到一条小溪边，过了小溪，就开始爬山。爬呀，爬呀，一会儿遇到绊脚的东西，一会儿摔跌一跤。在他们的前后，人们吵嚷着，昏昏懵懵地奔跑着。纳粹分子在村里放起火来，顿时，烈焰四起，火光冲天，村庄的上空浓烟弥漫。

“啊，勇士，妈妈的心肝，忍耐一会儿，再忍耐一会儿，我们就要从强盗手里脱险啦！别害怕！”妈妈鼓励着孩子们。

“我们那条街也烧起来啦！”他们后边有人说。

“斯坎道·莫拉瓦的家也快要烧成灰啦！这些恶棍！”又有个人在他们的后边喊道。

他们娘儿三个朝村子里望去，他们家的房屋果然被烟火吞没了。库伊蒂姆和莉丽哇哇大哭，妈妈竭力忍住悲愤，安慰他们：

“往前走，妈妈的心肝，不要紧！我们可以再盖一栋更……”可是妈妈的眼泪却止不住地往外淌，她顾不上擦，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同她那发烫的嘴角上沁出的汗珠混在一起。

人们急急忙忙地朝黑瞎子洞所在的方向跑着。黑瞎子洞是一个大山洞，座落在黑石沟的山岩下。以前，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和国民阵线分子从没能接近过这个地方。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提心吊胆，好不容易才来到他们村这个唯一的避难所的附近。突然，山洞那边出人意外地响起了机枪的扫射声。有人惊叫，有人叹息，大家只好仓卒往后撤退了。

“黑瞎子洞也被该死的强盗们占领了！”有人告诉大家，至于其它情况，他就知道了。敌人对赤手空拳的村民展开了钳形攻势，村民又冒着枪林弹雨逃向树林。

“不要怕，不要哭，妈妈的心肝！忍耐一会儿，忍耐一会儿……忍耐……哎哟！”孩子们忽然听见妈妈的一声哀叫，同时库伊蒂姆感到自己被妈妈拉着的那只手被往下拽了一下。怎么啦？妈妈倒在了他的脚边！

“哎呀，妈妈被打死啦！”他叫喊起来。

忽然，妹妹莉丽栽倒在妈妈身上。

“救命啊！救命啊！哎呀，救命啊！”库伊蒂姆惊恐地呼叫着。妈妈倒下时，本来脸是朝下的，现在她忽然翻过身来，仰面朝天，伸开双臂，紧紧地把莉丽搂在怀里，并睁开眼睛寻找着儿子，她的嘴唇翕动着，大概想跟儿子说几句话，可是……当下就咽气了。紧接着，妹妹莉丽也死去了，她也被纳粹分子的子弹打中了致命的地方。库伊蒂姆扑在两位亲人的尸体上，强烈的悲愤使他昏迷过去了。过了一会儿，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后来，似乎有两个人在架着他走，于是他又哭又嚷，又踢又踹，拼命地反抗着。

第二天，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原来是在游击队员中间。事情是这样的：游击队一得到乡亲们遇险的消息，就火速

赶来援救。他们救出了大部分乡亲，也救出了小库伊蒂姆。库伊蒂姆记忆里只留下了最后一幕：妈妈仰卧在地上，紧紧地搂着妹妹，并且睁开眼睛寻找着他。他的耳畔还回响着妈妈最后的声音：“不要怕……妈妈的心肝！……”

库伊蒂姆成了失去母亲的孤儿，妹妹也没有了。父亲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不来领走他呢？他父亲1942年就参加了游击队，是村里第一批游击队员之一。他同他们那支游击队，曾几次回到村里。每逢这种时候，库伊蒂姆和他妹妹就象过节一样快活。后来，一连两三个月爸爸都没有回来。妈妈告诉孩子们，爸爸是第一突击旅的战士，正在把阿尔巴尼亚各个地方从纳粹分子手中解放出来。至于“各个地方”的具体名称，妈妈并没有对他们说。

几天之后，村民们回村去了。库伊蒂姆被留在游击队里。在宿营地的篝火旁边，游击队的政委把他抱在膝上问道：

“库伊蒂姆，你愿意上哪儿去？”

“我有爸爸，”库伊蒂姆呜呜咽咽地说，“我愿意上他那儿去。”

“到爸爸那儿去吗？”政委抚摸着他的头发，“他离这儿远，很远。他在同法西斯分子和国民阵线分子打仗呢。”

“远，我不怕，我有爸爸，我要到爸爸那儿去。我要告诉他法西斯分子是怎样打死我妈妈和妹妹的。他会给……”库伊蒂姆还想说下去，但没有说完，就把脸蛋藏到政委怀里哭起来了。他感到政委的嘴唇在不断地亲吻他的头发。

“库伊蒂姆，别哭！现在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不，不，我爱爸爸。”孩子不停地呜咽着。

政委有些发窘，连连地抚摸他的头发和脸颊，又给他讲述游

击队员的故事和他们的英雄事迹，对小库伊蒂姆充满了疼爱的感情。小库伊蒂姆在痛哭中恍惚沉浸在一个奇妙的幻境里：他好象看见游击队员正在发起冲锋，最前边的一个人正是他的爸爸，爸爸一手高举着一杆飘动的红旗，一手紧握着步枪。

当时，库伊蒂姆才八岁。

库伊蒂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爸爸。听别人说，爸爸在解放马蒂的战斗中，英勇奋战，壮烈牺牲了。

但是，无论是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年代，还是在解放初期，以及在后来的日子里，库伊蒂姆从来都没有感到自己是个孤儿。正如当时政委所说的，所有的同志随时随地都在关心他。他脑子里已经形成这样一个看法，就是时时刻刻都有一位看不见的母亲在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地照料着他。每当他跌倒时，她总是伸手把他扶起来。现在，党中央发出了全面建设国家的号召，究竟谁应该首先响应呢？

“当然应该是我。在机关报名，我应该是第一批的头一名！”库伊蒂姆自言自语地说。他又把目光投向对面的墙壁，开始变得强烈的阳光，同时照耀着两张照片：一张是昔日的化为焦土的村庄，一张是重建后比过去漂亮千百倍的今日的村庄；一个是往昔的令人伤心的布里马依，一个是如今的令人神往的布里马依。毫无疑问，新的号召将扫除种种障碍，将使未来的布里马依远远胜过今天的布里马依，超过今日千倍万倍；而布里马依的进一步繁荣昌盛，势必更加令人欢欣鼓舞。故乡布里马依的发展变化，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缩影。

他在床上翻来复去。室内被阳光照得越来越亮了，他的思想斗争也越来越激烈。他没能从各种想法中理出一个头绪，只是逐一地检查了自己的生活、工作和立场。起初，他认为自己

身上不会有任何官僚习气。不过，且慢这样想吧。“噏——噏！”他有点疑心，“是不是有人在敲门？”

“为什么当初你不愿意上兽医系，却偏要固执地上医疗系呢？”

唉，究竟是谁在敲叩自己的心扉？究竟是谁在向自己提出这个责备性的问题？

库伊蒂姆一时有些茫然，过了好一会才清醒过来。中学毕业时，他提出要学医，可是组织上却分配他学兽医，他觉得美好的希望全都成了泡影。当时，他抱着什么样的希望呢？喏，那就是当一个医生，一个大家都需要的人。医生，上这儿来，医生，到那儿去！医生，请吧！医生，请吩咐吧！然而，他却当了兽医。“唔，将成为一名兽医！这算什么呀！要这么多兽医干什么？”他尽往坏的方面想，于是千方百计地要求调系，但没有成功。他很勉强地到农学院兽医系报了到。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他是和“另一些牢骚满腹的同学”一块度过的。他们老是抱怨所开的课程，说什么这不合适，那不恰当。他们把兽医学先驱叫做“牲畜学家”。每当他们想到自己也将成为这种“牲畜学家”时，美丽如画的卡姆扎山就在眼里黯然失色了，好象一座地狱。那么，那时的作法对吗？时间已经作出了回答。

“我现在可以十分肯定地说，那时的作法是不对的。”库伊蒂姆象对别人讲话似地结结巴巴地说。

是教师为唤起学生对专业的热爱所进行的日复一日的教诲，是兽医学的那种由浅入深、条理清晰、引人入胜的内容（它同人道主义的医学差别很小），是成年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兽医科学知识及其所具有的为我们的社会造福的目的，终于使学生们树立了专业思想，安心于学习了。至少，库伊蒂姆不再胡思乱想

了。不仅如此，而且他还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现在他确信自己能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卓有成效地去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不过，使他感到遗憾的是：他肯定不能在城市而只能在偏远的农业合作社或农场建立自己的家庭。

大学毕业时，他等着“厄运”临头，不料，幸运代替了“厄运”，他被分配在首都，并被安排在中央部门工作了。

他还有什么奢望呢？一个牧民的儿子，竟成了首都的兽医！

想到这里，他翻身下了床。这时，朝阳已把整个房间照得分外亮堂。镜框在阳光的照耀下反着光，两张家乡的照片比先前显得大了一些，库伊蒂姆感到这两张照片非常典型地概括了他和全国人民的过去和未来。生活召唤他去剖析自己、清理自己。他默默地说着：“现在我明白了，只有不热爱自己的专业，没有为我国社会服务的明确目的和崇高理想的人，才会有自己过去那样一些错误的想法。”

“你必须作出回答！”他觉得有个人在大声命令他，同时又在严厉追问他：“后来呢？后来又怎么样？”

“后——来——嘛？！”库伊蒂姆象犯了错误似地断断续续地说。他记得很清楚，那时，他不仅为分配到中央部门而心花怒放，并且还为学校 and 中央部门赏识他专业上特出的才能而沾沾自喜。可是……他并不了解自己。说来也奇怪，象他这样一个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人，竟从学校的课桌旁边，一跃而登上了系教研室和中央部门，真是不简单！从此他越来越骄傲了！他太愚蠢了！

“后来呢？”这个带着讽刺意味的简单问题又在他的内心提了出来。他又凝视着那两张截然不同的家乡的照片，想尽力挖掘出自己思想深处的东西。

“后来嘛，后来，我渴望成为一个有学位的科学家。怎么办呢？一面在中央机关占有‘地位’，一面又当研究生，从事科研，在精神和物质上具备了如此优越的条件，获取学位，还有什么难处！”

他真的行动起来了，选好研究题目就忙忙碌碌地到处奔波着。可是在基层，他并没有出什么力气，甚至连一滴汗水也没有流过。而他的同志们却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废寝忘食地工作着，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为增加牲畜闯出了一条新路。他，库伊蒂姆·莫拉瓦倒成了一个有名的兽医，而且当上了副博士。

“他工作态度认真。他是个肯钻研的小伙子！他是个了不起的兽医！”从上到下，大家私下都这样夸奖他。他们不看实际工作，只从表面看人。人们对他的称赞，有的是出于真心，有的则带着几分讥讽。成就冲昏了他的头脑，迷住了他的心窍，他开始对那些可能对他抱有不同看法的人留神起来。

“后来呢？后来呢？”内心的声音对他毫不放松地追问。

……后来嘛，常常坐上一辆小“嘎斯”，一小时跑上六、七十里，到与他这个部门有关的农场和企业去转转，看看畜群，以上级的身份视察一番，同下边的兽医和畜牧技术人员谈谈话，随后……就回到城里去了。

“你这样做，就叫深入基层吗？”这个问题直刺他的心窝。的确，这不能叫深入基层。对于这种工作作风，农民有个形象的说法，叫“蜻蜓点水”。

“我到基层去，真的是不是‘蜻蜓点水’呢？”库伊蒂姆问自己，他张口结舌，答不出来。对“学位”的强烈追求，在基层的工作作风，这些难道不是官僚习气的反映吗？几个月以前，他在卓

克斯农场被猛击一掌，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他同农场的领导同志争吵了两天，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们则举出千百种理由试图说服他，让他相信这里情况不同，应按这里的具体情况办事。但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库伊蒂姆，哪能听得进去这些意见！难道他们比他这个身居中央部门、取得了“科学副博士”学位、并写过许多关于兽医问题的学术论文的人更会总结经验吗？关于母牛不育这一类问题，他同他们争吵得尤为激烈。他在这方面查阅过大量外国文献。由于连续两天同农场干部争吵、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曾使他失眠，并感到疲乏。当时，在双方各执己见的情况下，有一个助理兽医毫无保留地支持他。这是他唯一的支持者。但对这个人，现在也要具体分析一下，从他说话的姿态来看，与其说他是爱动脑筋的人，倒不如说他是善于拍马屁的人。这个人平常老是发牢骚，说什么同那里的人、特别是同兽医主任合不来，他因此很想离开那里。

库伊蒂姆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同卓克斯农场的人公开发生冲突呢？难道他这个身居中央部门的人，会比在农场工作的、特别是担任农场领导职务的人更了解农场的情况吗？他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不过是为了获得一些能够填满统计表的材料，为了估算母牛能产多少公升奶，母鸡能下多少蛋，一头猪能宰多少肉，一头母猪能下多少崽，有多少青贮饲料……库伊蒂姆搞这些统计是一个人蹲在机关里，面前摆着一大堆统计学书籍，而他们搞统计却是在现场。他们根据校内外学习和工作实践以及在现场所获得的科学知识进行推断，而库伊蒂姆的发言虽然不完全是从理论出发，但绝大部分是以理论为依据的。

他还想起了同那么多兽医和畜牧师发生分歧的另外一些细节和场面。难道对方全都错了，而只有他一个人和本单位同去的

两个同志才是正确的吗？

库伊蒂姆站了起来。阳光继续照耀着室内，墙上的一面大镜子反着光。那两张迥然不同的家乡的照片，继续在唤起他对美好与丑恶的联想，它们仿佛就是美与丑、生与死搏斗的记录和写照。正象他自己感受到的那样，在他的内心也有两个库伊蒂姆在进行着殊死的搏斗：一个倾向于丑，另一个……另一个是什么呢？另一个倾向于美！似乎就是这后一个库伊蒂姆，提出了那些简短而带有责备性的问题震撼着他的心灵。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时而看看照片，时而照照镜子，时而望望墙壁，时而……可是……

“继续往深处解剖自己吧，也许还有其它问题！”那个听不见的声音严厉地催促着他。

“我还有其它问题吗？可能还有其它的问题！”库伊蒂姆结结巴巴地说着，又披着衣服躺下了。

果然想起来了。在获得“科学学位”、身居“重要职位”之后，他主要考虑的一件事，就是想要建立一个温暖、幸福和舒适的小家庭。为此，无疑得找一个漂亮的、有学问的、出身好的爱人，她的家必须在……地拉那。

一天，他看完舞剧，阿尔巴尼亚首次上演芭蕾舞剧的成功使他欣喜不已。当他走出剧院门口时，门外幻影似地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背影，金色的头发马鬃似地披在她的肩上。当她一晃头向脸的两边甩动金丝般的长发时，库伊蒂姆的目光与她那双大眼睛投来的目光相遇了。不知他是否想过，他的意中人就是这样的头发，这样的目光。可是，这一次，他深信不疑，这些正是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他搜遍人寰，他所寻求的，不正是象这样身材苗条的金发女郎吗？如今，总算好不容易地遇到了。